



草木有天分

石广田

多年不去的院子里长满了草木。马齿苋、灰灰菜、涩拉秧、榆树、楝树、牵牛、藜、蒿……高高低低的，把路都淹没了。微风吹过，草木们活泼泼地起伏摇摆，好像盼着我这个陌生人来回答它们的疑问：你是谁？来这里干什么？

谁知道它们是什么时候占据院子的？那年春天我离开的时候，从院门通往堂屋的路干干净净，路西边的小菜园里，两畦韭菜已经露出新绿，其他白地也被母亲翻新耙平，准备种黄瓜、豆角、荆芥、辣椒、茄子……是啊，从那年春天开始，我来这座院落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待的时间越来越短，除了那五间堂屋，恐怕没有什么草木见过我，记得我。

然而，即使主人不在，这满院的草木却也活得恰如其分。

腊月里我回来贴春联，它们大多都躲到了地下，只留下枯败的枝叶；夏天里我回来看房子是不是漏雨，它们也刚没过脚踝。可是有了雨水，有了温度，它们就恣意生长，连堂屋走廊的柱子都被它们包裹得严严实实。我很少回来，没办法限制它们。我想，等到了冬天点一把火，下一个春天它们就被我驱逐走了。

火点着了，枯枝败叶噼里啪啦地响，一会儿工夫就是一地焦黑。我盼着一场大雪覆盖我的残酷，等雪融化，一切都变得和往常没有分别。雪落下来，融化，再结成冰碴子，这样反反复复地折腾，杂草杂木应该就会绝迹。

然而，到了新的春天，雨水一落下，草木又从地下探出头来。或许是它们的根还在，或许是风从外边又刮来的种子，又或许是哪只喜鹊故意衔来的果子，反正到了夏天，它们又恢复如初，火烧过的踪迹被深深浅浅的枝叶覆盖起来，没有留下一丝伤痕。这景象，反倒让我不自在：你不

居住，还不准草木居住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

妻子终于说服我，我们在院子里种起了蔬菜。可是，这些刻意种下的植物总是不争气，几天不浇水就打蔫儿，让人有几分灰心。那些自生的草木却活得自由自在：该分枝的分枝，该拖秧的拖秧，该攀爬的攀爬……开花，结果，都是那么自然而然。在菜地里，它们长得更茂盛，不知不觉间便成了主角，压得蔬菜抬不起头来。

热心的邻居劝我：“这草啊，得天天薅。你不常在家里住，哪能薅得净！还是打除草剂吧。”

这是个好法子，可我犹豫起来。除草剂的威力我见识过，每年院子里种下的豆角、黄瓜，在麦收后叶子都会卷曲起来。那是村庄外好几百米远的耕地里，人们为新种的玉米喷施除草剂，随风刮到村子里造成的。在自家院子里种菜，图的就是“绿色无公害”，为了除草再打除草剂，不是违背了最初的意愿吗？掂量来掂量去，我没有选择邻居的建议。

其实，人到中年，早就不像年轻时那般生硬。在城市里生活，很难见到儿时熟悉的草木，偶然碰见也是似遇故人，总有一番惊喜和亲切。既然它们这么顽强，薅也薅不净，烧也烧不光，那是它们自己的天分，只要不侵占我的菜地，就让它们随心地生长吧。

有了草木，院子里就多了色彩。金黄的蒲公英花铺在地上，紫色的牵牛花爬上小树和墙头，玉白的曼陀罗花垂下一簇簇小喇叭……学会了与草木和谐相处，它们各自的美好又重新走进我的世界——儿时的我，就是这样喜欢着草木，它们带给我的乐趣，一点一滴正变得清晰而饱满。是啊，与我熟悉的村里人越来越少，唯有这满院生生不息的草木，不再让我与这个村子一年多一层隔膜。

二哥

赵凤五

二哥从小就是个懂事听话的孩子。

我们兄弟姐妹五个，大哥在外谋生，常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是我们兄妹四人，二哥是我们的依赖和榜样。

放假在家，他总是拣最重的活儿干。去姨家走亲戚，我和妹妹走不动了，他就轮番背我俩，虽满头大汗，也不见他发火。

过年家里买的鞭炮少，二哥就自己动手制烟火，照样是火花四射、色彩绚烂，让我们高兴了好一阵子。

那年，二哥作为全县唯一考上公派留苏的学生，成了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。不过，父母高兴之余，也犯了难。

之前，二哥和邻村的一个姑娘见过面，定了亲。如今二哥要出国上学，这时如果退亲也来得及。令人意外的是，二哥同意了这门亲事，出国前还完了婚，但提出不骑马不坐轿，步行迎亲，这在当时还是挺稀奇的。

五年后，二哥学成归来，大家轮番询问他在国外的见闻。之后，我见二哥总给二嫂端洗脚水，有点不解。二哥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，说：“你嫂子不容易，上要孝敬父母，下要照顾女儿，还要下地干活……”嫂子的贤惠是公认的。这时，我感到二哥的确比我有格局。

二哥工作后，替大哥承担了家里的各项经济开支。那时，我只知道他在东北上班，在他寄回的一张照片上，他正俯在检测仪上检测着什么。

多年后，我国公开发表甩掉“贫油帽子”的新闻，我们才知道二哥也参加了大庆油田大会战，经历了艰难岁月的洗礼。后来，二嫂也去了大庆，每天种粮种菜，为大庆后勤流汗出力。

也许是有亲人在，那时我特别关注有关大庆的报道：大庆石油产量，学大庆热潮，铁人精神……而二哥给家的信

总是很短，对孩子、家庭都谈得不多，也许是因为忙。

当我和丈夫踏上这块让人尊敬和向往的土地时，这里已是一座美丽的城市，完全看不到当年“地窝子”“干打垒”的痕迹。

哥嫂很高兴我们的到来，用酸菜猪肉馅饺子招待我们，二哥还郑重地从书柜里拿出一张珍藏的奖状展示给我们看。那是全国科学大会颁给他的，奖励他在石油检测方面取得的成果。这么多年，二哥从未在弟妹间“显摆”过自己，展示这张奖状的兴奋和自豪，表达了一位科技人员对自己学业和学术水平的看重，也表达了不负祖国的初心。

这时二哥已经退休，我们提出到他工作过的地方看看。汽车飞驰在郊外，原野上远近散布着不少抽油机（俗称磕头机）。几十年来，二哥兢兢业业早出晚归地行走在这条路上，才取得了如今的成绩。

因为是星期天，测井公司的实验大楼难得见到几个人。中午我们在单位食堂就餐，白衣白帽的胖师傅过来和二哥打招呼，知道我们和二哥的关系后对我俩说：“你二哥是个好人啊！那时我家住得偏，赶不上班车，他就把自己的自行车送给了我。在公司谁有困难，他能帮就帮……”

退休后的二哥仍是个停不下来的陀螺：给石油杂志翻译国外先进技术资料；星期天早晨在公园外语角讲授俄语；随考察团到俄罗斯、乌克兰等国当翻译……

在二哥八十大寿时，我们送了份礼物，还用魏楷写了大大的寿字，款语为：兄出自寒微，负笈苏联，勤勉于公，孝亲友悌，琴瑟和鸣，乃忠孝之楷模。时值八十年华诞，特祝长命百岁。